

羊城与深圳二度携手，“花地”在福田继续绽放。11月23日，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联合深圳市委宣传部、深圳市福田区委区政府主办的“2021花地文学榜”年度盛典在深圳福田五洲宾馆举行。王蒙获评“年度致敬作家”，刘亮程、梁晓声、冯娜、王鼎钧、阎晶明、文珍、骁骑校分获七大文学门类年度作家（作品）。本次盛典在线上线下同时进行，除了深圳的线下现场，王蒙、王鼎钧、白岩松等嘉宾在北京、美国纽约等地连线参加。

深圳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张玲，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、副社长李和平，深圳市福田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章海蓉在盛典上致辞。出席本次盛典的还有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金海、深圳文联主席梁宇、福田区委书记黄伟等领导。领导和专家评委分别为各文学门类年度作家（作品）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青铜奖杯是“花地文学榜”创办之初，由著名雕塑家唐大禧先生专门创制的，造型是伸展的植株，其顶部有饱满的花朵，而基座底部则刻有“羊城花地”四个篆字，意在“花地”育花，精挑细选，春风化雨，成人之美。

盛典下半场，著名主持人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论员白岩松与梁晓声、刘亮程连线，以“新时代的文学书写”为题，为现场带来一场文学的跨地域、跨时代对话。

八部佳作领跑 高龄作家上榜

2013年，羊城晚报正式创设“花地文学榜”，秉持文化大报风范，坚守文学精神高地，每年一度，为读者遴选最具实力的作家作品，为社会提炼最具价值的人文产品，助力广东文化强省建设。每年的“花地文学榜”榜单，包括长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文学评论、类型文学六大类。从2019年开始，增设“年度作家”，向近年来创作高峰不断、创作实力持续强劲，且上一年度再有不俗创作成果的重要作家致敬。2019年、2020年，作家莫言、麦家分别获得了这个特别的荣誉。

“2021花地文学榜”榜单由著名作家、中国作协副主席贾平凹担纲评委会主席，60余位作家、学者组成评委会联合推出。最终，王蒙凭《笑的风》获“年度致敬作家”称号，刘亮程《本巴》获评

年度长篇小说、梁晓声《可可、木木和老八》获评年度短篇小说、冯娜《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》获评年度诗歌、王鼎钧《江河旋律》获评年度散文、阎晶明《箭正离弦：〈野草〉全景观》获评年度文学评论、文珍《夜的女采摘员》获评年度新锐文学。此外，榜单延续去年的网络文学打榜项目，骁骑校《长乐里：盛世如我愿》获评年度网络文学。

在今年的花地文学榜榜单中，作家的年龄跨度达一甲子——王鼎钧先生已96岁高龄，是当今华语文学圈依然在创作的最高龄作家之一，王蒙先生也年届87岁，仍笔耕不辍；而最年轻的1985年出生的冯娜，今年36岁。

双城二度携手 共育花地新苗

花地文学榜自2020年走进深圳，为这座“世界之窗”打开了一扇文学之门，眺望湾区最美文学风景。11月20日起，“2021花地文学榜”宣传片在深圳主干道、地标、机场等户外广告大屏滚动推送，引起市民热烈关注，助推深圳读书月全民阅读热潮。

在昨天的盛典现场，还启动了“花地新苗”福田青少年文学培养计划，这是今年“花地文学榜”的一个特别之处。据介绍，明年3月-10月，主办方还将联合举办广深两地学生创作大赛、双城联动的研学交流等活动，培育更多“花地新苗”。

深圳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张玲在盛典上表示，希望“花地文学榜”能长

期深耕深圳这座“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”，与广州联手打造辐射粤港澳大湾区、影响全国的文化品牌，让“花地”的文学之花根植于南国书香沃土，为深圳、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开启一片崭新的文化景观。她相信，“花地文学榜”也将吸引越来越多文学艺术家关注深圳、聚焦新时代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，创作出更多反映“双城建设”，彰显信仰之美、崇高之美，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的文艺作品，用文学之花绚烂新时代“春天的故事”。

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、副社长李和平致辞时表示，几十年来，羊城晚报一直坚守文化副刊“花地”，无数大家和文学爱好者在这里留下了自



图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王磊 陶奕燃 姜雪媛 文羊城晚报记者 沈婷婷 郭起 李晚旭 宋王群 王俊 孙森林 阮园 李利 李天军

【感言】

八位获年度荣誉的作家吐露创作心迹

“2021花地文学榜”的八位年度得主，对获得这份荣誉尤为珍视。在盛典现场发表感言时，他们吐露了写作的苦与乐，发表了对时下文学创作的看法，以及对“花地文学榜”的肯定与感谢。

“年度致敬作家”王蒙：地区文化的活跃见于文学创作



王蒙

“羊城晚报是一份很有历史的报纸，常年在文艺评论、文艺作品等方面都有很活跃的报道。”王蒙通过视频发表感言时表示，他曾在羊城“花地”上刊发过许多篇文章，深圳也是他非常喜欢的城市之一。

年逾八旬的王蒙依然满怀激情，从容谈笑间挥洒幽默深情，书写新时代文坛“高龄少年”的传奇。他说，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、文化、精神生活的活跃，人们对生活、对社会的热爱，都会表现在文学创作的活跃里。

在王蒙眼里，文学是语言的、思维的艺术，这种艺术也许不如手机上的段子那样便捷、舒适，但它推动了人们的想象力、思考能力以及分析判断的能力。“所以我们不能不关心文学，也非常高兴羊城晚报、深圳在今天能把文学凸显出来，加以关注和展示，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”

“年度长篇小说”《本巴》作者刘亮程：文学是现实世界的“无中生有”



刘亮程

“30年前我是‘花地’的读者；20多年前，我已经是‘花地’的作者；今天来领这个‘花地文学榜’年度长篇小说作家作品，我荣幸之至。”刘亮程说。

《本巴》是刘亮程写给童年的史诗。他说：“我写过许多童年故事，《本巴》是完成度最高的一部……我一直用来自童年的眼光在看这个世界。”在他看来，尽管每个人都从童年走来，但很多成年人已经不认识童年了。

由此，刘亮程分享了近日与外孙女相处的感受。他说，孩子有着虚构的能力，能对着空空如也的墙壁说话，在杂货店里“拿”一包不存在的“盐”分享给他。

刘亮程说，人一长大，就不再相信没有的东西，但幸好还有文学，让世界还有虚构。“文学是现实世界的无中生有。它把没有的东西给我们，让我们从此去另眼看那些有的东西。”

“年度短篇小说”《可可、木木和老八》作者梁晓声：深圳人身上有新型中国人气质



梁晓声

当宣布梁晓声为“2021花地文学榜”年度短篇小说得主时，台下一片欢呼。

梁晓声发表感言时，谈到了他和羊城晚报以及深圳的渊源：“我十多年前曾给羊城晚报‘花地’副刊负责人写信，建议他们提振短篇小说的影响力。我也这样实践了，后面写了数

篇，每篇五六千字，影响力、传播力都不小。我与深圳的关系也很亲近，最近在为我的小说《人世间》改编电视剧时，我撰写了旁白——‘在当年（改革开放初期），关注深圳、思考深圳、谈论深圳是最普遍的中国现象。’今天，我依然认为，深圳人身上有新型中国人的气息和气质。”

“年度诗歌”《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》作者冯娜：诗歌仍被寄予最本质的渴望



冯娜

“我更倾向于把今天这个奖看作是颁给诗歌这一古老而又崭新的文体，是对长期持续写作的诗人们一种满怀期待的注视。”在发表感言时，冯娜重点谈到了当前诗歌所面临的挑战和她的一些困惑。她表示，在人工智能也开始尝试写诗的时代，手机和口罩逐渐成为人体的“器官”，过去的言说方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，而这正是人们生命经验必须实现更新和超越的时刻。

“但是，今天人们仍对诗歌寄予了一些最本质的渴望：爱、沟通、理解、信任和良知。”在冯娜看来，“诗歌在今天依旧有效，因为无论我们的语言在时代中如何演化，无论我们的技能如何迭代，人类心灵深处的故事与千百年前的祖辈并没有什么不同。”

“年度散文”《江河旋律》作者王鼎钧：我会因一张报纸记住一座城市



王鼎钧

由于疫情和路途的关系，今年已96岁高龄的散文家王鼎钧难以亲临盛典现场，他通过网络连线与大家进行了分享。

“文学是文化的花朵，花朵好看不好吃。”王鼎钧认为，羊城晚报始终用心经营、维持文学花园，非常难得。“花地”副刊更不断想办法提高作者写作的热情，增加人们读书阅读的兴趣，而设立“花地文学榜”就是其中

的重要举措。

王鼎钧先生至今笔耕不辍，常有佳作通过羊城“花地”副刊与读者见面。“副刊是我的伯乐，我的知音，我一生都在为副刊写文章。”

“旅行到了一个地方，用什么方法纪念这个地方？是爱一个人，还是买一双鞋？”花地的答案是，先看当地的报纸，打开文学副刊的版面。”王鼎钧说，“我会因为一张报纸，记住一座城市。”

“年度文学评论”《箭正离弦：〈野草〉全景观》作者阎晶明：见证羊城晚报为文学所做努力



阎晶明

阎晶明说，在他的心目中，羊城晚报是一份非常活跃，也很有品位、有担当的报纸。四年前，阎晶明就曾奔赴广州，见证羊城晚报为了助力文学事业发展所做的努力，“当时羊城晚报成立了‘粤派批评’团队，这也是为了文学评论这个相对‘寂寞’的行列所做的努力。”今年来到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，这样的机缘让他觉得很荣幸。

阎晶明说，深圳是他的福地。“去年这个时候，我带着这本《箭正离弦：〈野草〉全景观》来参加深圳读书月活动。”他说，理解和阐释《野草》，很多人都会各执一词。在他看来，《野草》不只是一次冥想，同样是鲁迅在现实人生当中的折射和投影，与他的心路历程以及现实当中各种遭遇和境遇、心情、情感状态有密切联系。

“年度新锐文学”《夜的女采摘员》作者文珍：以自己的作品能在报纸发表为荣



文珍

从颁奖嘉宾手中接过荣誉，文珍坦言，自己投身文学创作十多年来，也斩获了一些新锐文学的荣誉，激励她秉承文学初心，站上新的起跑线。羊城晚报的“花地”不仅是今天给了她荣誉和肯定，更予以她一份呼应自己文学初心的感动。

曾经在广州求学的文珍，就是从“花地”副刊开启了自己的学生生涯，她创作的散文、小说引发了文坛关注。“广东报业的高地令人向往，我以自己的作品能够在报纸发表为荣。”

“年度网络文学”《长乐里：盛世如我愿》作者骁骑校：文学更像是一种现实题材的眺望



骁骑校

“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深圳，每一次来都和文学有关，特别感谢羊城晚报。花地文学榜在深圳举办，我也相信深圳一定会成为一个文学的沃土。”作为年度网络文学得主，骁骑校表示，“网络文学也是文学，同样承担着关注现实、矫正指导人心的作用。”

他谈到，从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形式，像今天的网络文学这样下沉，“我打车的时候，听到司机听书，这也是一种文学的表达。”他说，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是现实的一种反映，文学更像是一种现实题材的眺望。



白岩松线上参与盛典，围绕“新时代的文学书写”，分别与刘亮程、梁晓声展开精彩对谈

【对谈】白岩松与刘亮程、梁晓声对谈

喧嚣世界里，文学有缘人在“花地”相遇

“这次盛典虽在冬天举行，却像在做与秋天有关的事情：盘点收获；同时更像春天的播种，让所有参与者和喜欢文学的人能够感受到夏天的温暖。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论员、主持人白岩松在羊晚报设在北京中国晚报协会的直播间参与盛典。

他说，花地文学榜既是一场文学的聚会，背后还有一种标准和价值观，在喧嚣庞杂的世界中像一个接头暗号，使很多有缘人在此相遇。“我在这里要特别说一声‘谢谢’。感谢羊城晚报和深圳福田共同做这件事。”接下来，他分别与刘亮程、梁晓声围绕文学展开了一场精彩对谈。

“村庄就是中国的末梢神经”

在对谈环节，白岩松十分好奇刘亮程为何用“天真”来描述《本巴》的写作，天真和童年是否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奢侈品？

刘亮程表示，天真我们内心深处保护最深、最柔软的东西，“我被蒙古古诗中所透露出来的天真所感动，天真有

力量，现在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天真。”时间也是刘亮程试图追寻的根本问题之一。来自呼伦贝尔草原的白岩松，对刘亮程作品中所描述的时间也格外关注：草原跟刘亮程笔下的村庄一样，可以清晰地看到时间的流动和变化。

“我在新疆的这个村庄耕读、写作、养老已有10年时间了，在村里可以按照二十四节气生活。昨天小雪，通常会下一场如期而至的大雪。”刘亮程说，看着漫天大雪时，我们仿佛和千年前的古人站在一起，没有变化过。

当刘亮程在村庄中看到90岁老人时，感觉这就是时间，完完整整，有微笑、有眼泪、有皱纹、有沧桑。“这个村庄就是中国的末梢神经，一点点细微的触动，可能不被前沿和中心感知，但是一定会成为一个作家感知并有所呈现。”刘亮程说。

在白岩松看来，炊烟仿若村庄的头发，现在中国很多村庄的“头发”越来越少，作家又能做些什么？刘亮程说，他在菜园构建了一所书院——木垒书院，以前村庄一个商店也没有，现在还有了农家乐，解决了村里的就业问题。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展开，刘亮程也努力把文学和艺术的力量加入到村庄的土壤里。

“我和文学的关系像牛和土地”

此次梁晓声的获奖作品《可可、木木和老八》是“梁晓声人世间童书”系列的

一篇。该系列中还有一篇叫《桂花和老黄》：桂花家有一头小黄牛，当她从小学四五年级成长到中学时，小牛已经长成老牛了。“因为过于劳累。”梁晓声说，每每看到牛、马，甚至看到驴子，总是会有忍不住要落泪的感觉。

时间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，白岩松是一名小读者，梁晓声则“特别能写”。梁晓声回忆道，最初拿起笔来写作是出于好奇；获奖后他才开始思考什么是作家，作家应该把文学写出什么样的品相，才不负“作家”两个字；到大学任教后，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创作，省察自己的文学理念。

如今年过耄耋，梁晓声坦言，他和文学的关系差不多像牛和它所耕作的土地的关系，年老了想退休了。他说：“王蒙对文学的热爱非常令我感动。我可能前爱得太猛烈了，现在就觉得已经那样爱过就够了，可以去做一个读文学的人。”

白岩松对此非常理解，“今天花地文学榜对王鼎钧老师的致敬，对王蒙老师的致敬，对您的致敬，对所有作家的致敬，不就是向土地上的牛致敬吗？用一个字总结就是：牛！”

最后，梁晓声寄语羊城晚报和深圳，希望两者联手继续推动文学的发展：“以一份报和一座城来主办每年一度的文学盛典，而且持续多年，卓有成效，可能是全国唯一的现象。希望明年，后有更多我的同行坐在这里，和大家分享文学带给我们的暖意和诗意。”